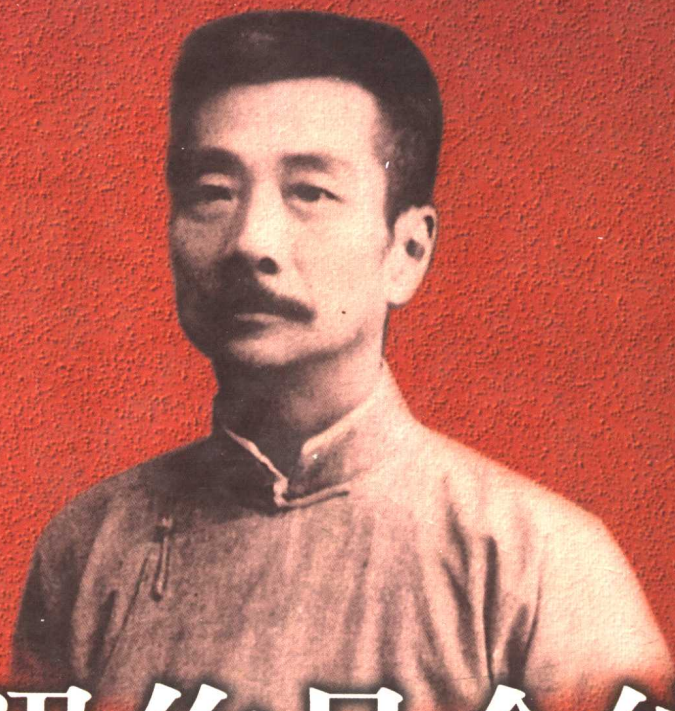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鲁迅作品全编

【两地书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鲁迅作品全编

【两地书】

鲁迅 景宋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庆西 曹 洁 张德强

封面设计 梁 珊

鲁迅作品全编

(两地书)

王得后 钱理群 周振甫编注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0.75

字 数 530 千字

插 页 7

日 期 1998 年 8 月第 1 版

200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39-1066-4/I·983

定 价 (精) 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鲁迅一家 (1930 年 9 月 25 日)



鲁迅 (1933 年)



许广平 (1933 年)



鲁迅一家 (1930年1月4日)

序 言^①

这一本书，是这样地编起来的——

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，我得到霁野⁽¹⁾，静农⁽²⁾，丛芜⁽³⁾三个人署名的信，说漱园⁽⁴⁾于八月一日晨五时半，病歿于北平同仁医院了，大家想搜集他的遗文，为他出一本纪念册，问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没有。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。因为，首先，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，虽然明知道他大约未必会好；其次，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，却有时竟没有想到，也许将他的来信统统毁掉了，那些伏在枕上，一字字写出来的信。

我的习惯，对于平常的信，是随复随毁的，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，有些故事，也往往留起来。直到近三年，我才大烧毁了两次。

五年前，国民党清党的时候，我在广州，常听到因为捕甲，从甲这里看见乙的信，于是捕乙，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，于是连丙也捕去了，都不知道下落。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“瓜蔓抄”⁽⁵⁾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，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，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。然而我还是漫不经心，随随便便。待到一九三〇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⁽⁶⁾，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等”⁽⁷⁾的时候，我

① 手书本无“序言”，初版本有。

在弃家出走之前，忽然心血来潮，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。这并非为了消灭“谋为不轨”的痕迹，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，是很无谓的，况且中国的衙门是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，就有多么的可怕。后来逃过了这一关，搬了寓，而信札又积起来，我又随随便便了，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，柔石⁽⁸⁾被捕，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，因此听说就在找我。自然罗，我只得又弃家出走，但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，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烧掉了。

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，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，我就担心，怕大约未必有，但还是翻箱倒箧的寻了一通，果然无踪无影。朋友的信一封也没有，我们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，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别看作宝贝，倒是因为那时时间很有限，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，因此放下了的。此后这些信又在枪炮的交叉火线⁽⁹⁾下，躺了二三十天，也一点没有损失。其中虽然有些缺少，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没有留心，早经遗失，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。

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，大家决不另眼相看，但若坐过牢监，到过战场，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，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。我们对于这些信，也正是这样。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，但现在一想起他曾经几乎要打官司，要遭炮火，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别，有些可爱似的了。夏夜多蚊，不能静静的写字，我们便略照年月，将他编了起来，因地而分为三集，统名之曰《两地书》。

这是说：这一本书，在我们自己，一时是有意思的，但对于别人，却并不如此。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，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；文辞呢，我们都未曾研究过“尺牍精华”或“书信作法”，只是信笔写来，大背文律，活该进“文章病院”⁽¹⁰⁾

的居多。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，本身情况，饭菜好坏，天气阴晴，而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，幽明莫辨，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，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，就不免糊涂得很，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，从现在看起来，大抵成了梦吃了。如果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，那么，我想，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。这样平凡的东西，别人大概是不会有，即有也未必存留的，而我们不然，这就只好谓之也是一种特色。

然而奇怪的是竟又会有一个书店愿意来印这一本书。要印，印去就是，这倒仍然可以随随便便，不过因此也就要和读者相见了，却使我又得加上两点声明在这里，以免误解。其一，是：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^[11]中之一人，看近来书籍的广告，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，则旧作也即飞升，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，不过我们的这书是不然的，其中并无革命气息。其二，常听得有人说，书信是最不掩饰，最显真面的文章，但我也并不，我无论给谁写信，最初，总是敷衍，口是心非的，即在这一本中，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，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糊些，因为我们所处，是在“当地长官”，邮局，校长……，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。但自然，明白的话，是也不少的。

还有一点，是信中的人名，我将有几个改掉了，用意有好有坏，并不相同。此无他，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，于他有些不便，或则单为自己，省得又是什么“听候开审”^[12]之类的麻烦而已。

回想六七年来，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，在不断的挣扎中，相助的也有，下石的也有，笑骂诬蔑的也有，但我们紧咬了牙关，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。其间，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，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

个不在人间，就是漱园和柔石。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，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，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，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，其实大致是如此的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鲁迅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霁野，即李霁野（1904—1997），安徽霍丘人。翻译家，教授，与鲁迅共同组织未名社。

〔2〕静农，即台静农（1903—1990），字伯简，早年从事创作，后从事教育，教授。安徽霍丘人。与鲁迅共同组织未名社。

〔3〕丛芜，即韦丛芜（1905—1978），又名立人，翻译家。安徽霍丘人。与鲁迅共同组织未名社。

〔4〕漱园，即韦素园（1902—1932），因憎恶研究系政客林素园改名漱园。翻译家。与鲁迅共同组织未名社。1925年与李霁野、曹靖华在北京主持未名社工作，出版《莽原》半月刊。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后，由他接编。

〔5〕“瓜蔓抄”，“抄”指“抄家”，搜查，像“瓜蔓”一样“转相攀染，谓之‘瓜蔓抄’”。这是一种专制、暴虐、依据恶法或不依法迫害人民的行为。

〔6〕自由大同盟，即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；是中国共产党支持发起的团体。鲁迅列为发起人。1930年2月成立于上海。目的是争取言论、出版、结社、集会等自由，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。

〔7〕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等”，鲁迅列名发起自由大同盟后，浙江省党部即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等”，鲁迅于1930年3月19日“离寓”，避居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完造家的假三层楼上。

〔8〕柔石，即赵平复（1902—1931）的笔名，浙江宁海人。作家，“左联五烈士”之一。1928年宁海暴动失败，潜入上海从事文学活动。与鲁迅共同组织朝花社，并接替鲁迅编辑《语丝》。

〔9〕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，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占上海的战争，十九路军奋起抵抗，全国振奋。当时鲁迅的住所在北四川路底，临近战区，受到炮火威胁，住所“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”。

〔10〕“文章病院”，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《中学生》杂志，自1932年3月开始，开辟“文章病院”专栏，教给读者修改文章的知识与技巧，后来编辑成册，也以《文章病院》为书名，仍由开明书店出版。

〔11〕左翼作家联盟，简称“左联”，全称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团体。1930年3月成立于上海，参加者五十余人。其后有发展，鲁迅列名发起人。1936年初不顾鲁迅反对及妥协的建议，宣布解散。

〔12〕“听候开审”，1927年5月11日，汉口《中央日报》副刊第四十八号发表编者孙伏园《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》一文，其中引用了鲁迅致编者信，语涉顾颉刚。7月24日，顾从杭州寄信给鲁迅，表示“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，听候法律解决”，“务请先生暂勿离粤，以俟开审”。鲁迅回信说：“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，于是顿生妙计，命以难题。……但我意早决，八月中仍当行，九月已在沪。江浙俱属党国所治，法律当与粤不异，且先生尚未启行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，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，尔时仆必到杭，以负应负之责。”此后没有下文，不了了之。

目 录

序言

鲁迅 1

第一集

北京 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 3

第二集

厦门——广州 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 115

第三集

北平——上海 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 335

附 录

《两地书》原信 391

书后说明 周海婴 651

校 后 记 王得后 653

第一集

北京

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

魯迅先生

現在執筆寫信給你的，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，是每星期翱翔着看希有的，每星期三十點鐘中一點鐘小說史所講的，是身任授課時，坐立頭一排的坐位，每忘形地直率地導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，至所講時如舊書的一個小學生，他有許多懷疑而憤懣不平的久蓄於中的話，這或許是挫折不佳吧！所以向先生陳訴。

有人以為學校場所，能愈隔離城市的塵份，政潮的影響，愈是數果佳時，的確，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？記得王中學時代，那時也常常不減聲，教員及對校長的事情，教生，然而無湯及與正的三方面，總是偏重王人的方面，橫衡牠，從沒遇過王利的方面去取過。先生，這是受都市政潮的影響呢？還是年齡的繼續增長，戕害了他呢？先生，你情看，吧！現王坊學界中發生了驅逐校長的事，同時又對的形成的，立

1

鲁迅先生：

现在写信给你的，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，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《小说史略》的，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，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^{〔1〕}。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，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，所以向先生陈诉：

有人以为学校的校址，能愈隔离城市的尘嚣，政潮的影响，愈是效果佳一些。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？记得在中学时代，那时也未尝不发生攻击教员，反对校长的事，然而无论反与正的那一方面，总是偏重在“人”^①的方面的权衡，从没有遇见过以“利”的方面为取舍。先生，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响，还是年龄的增长戕害了他呢？先生，你看看罢。现在北京学界上一有驱逐校长的事，同时反对的，赞成的，立刻就各标旗帜，校长以“留学”，“留堂”——毕业后在本校任职——谋优良位置为钓饵，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取舍。今日收买一个，明日收买一个……今日被买一个，……明日被买一个……而尤可愤恨的，是这种含有许多毒菌的空气，也弥漫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学界了。^{〔2〕}做女校长的，如果确有干才，有卓见，有成绩，原不妨公

① 手书本均先用单引号，如引号内再有引号，则用双引号。

开的布告的，然而“昏夜乞怜，丑态百出，啧啧在人耳口”。但也许这是因为环境的种种关系，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罢？而何以校内学生，对于此事亦日见其软化：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，提出反对条件的，转眼就掉过头去，噤若寒蝉，或则明示其变态行动？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，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以^①悲观痛哭的了！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，先生，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，洁身远引，就可以“立地成佛”的。然而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，可也想到有在蛭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？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，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，因为有这点点小同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，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，加以指示教导的。先生，你可允许他么？

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，虽然嚼过苦果之后有一点回甘，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，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。譬如饮了苦茶——药，再来细细的玩味，虽然有些儿甘香，然而总不能引起人好饮苦茶的兴味。除了病的逼迫，人是绝对不肯无故去寻苦茶喝的。苦闷之不能免掉，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样，但疾病是不会时时刻刻在身边的——除非毕生抱病。——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，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，挥之不去。先生，可有甚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，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？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的不苦？先生，你能否不像章锡琛先生在《妇女杂志》中答话的那样模胡，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？专此布达，敬候
撰安！

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。⁽³⁾十一，三，十四年。

^① 初版本无“以”字。